

听蟋蟀歌唱

□ 钱续坤

听惯了夏夜此起彼伏的蛙鸣，一不留意，蟋蟀的带着特有的金属质感的声音，在耳边悠然地响起。古来有“以虫鸣秋”之说，这鸣秋之虫远远不止一种，但是屈指指数，恐怕要算蟋蟀最为积极；听到蟋蟀的低吟浅唱，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秋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身边，这仿佛一个早已约定的信号，类似于感受到“一叶落知天下秋”的况味。

说起蟋蟀，对于像我这样在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一定不会陌生。犹记得年少时，大雁南飞，黄叶遍地，小伙伴们三五成群地相邀在一起，常在刈割之后的田野里比赛捉蟋蟀，小心地装在用竹篾做成的笼子里，听它们唱歌，看它们打斗，那份愉悦，那种快慰，至今都享用不尽，回味无穷。到了晚上，蟋蟀就像夜游的民间歌手，草丛下，瓦砾间，墙缝中，厨房里，几乎是无处不在，它们整夜不知疲倦地奉献着清纯朴素的鸣唱，给肃杀的秋天不仅增添了些许生机，而且使得我们的童年始终充满了欢乐、幸福和憧憬。我那时非常欣赏蟋蟀的“歌喉”，它们有的抑扬顿挫，有的浑圆嘹亮，有的深邃玄奥，有的缠绵悠长，并且固执地认为那种歌唱比油蛉子要悦耳得多；事实上，那是彻底的谬误，蟋蟀优美动听的歌声，并不是出自它的嗓子，而是在于它的翅膀，翅膀就是它的发声器官。蟋蟀在歌唱时，会一直不停地振动着双翅，在其右边的翅膀上，有个像锉一样的短刺，在其左边的翅膀上，长有像刀一样的硬棘，左右两翅一张一合，相互摩擦，就能够唧唧呀呀地唱个不停了。

大自然的造化就是神奇，神奇的还有：秋夜

的蟋蟀，在线装的中国里独具魅力，这是其他昆虫可能享受不到的礼遇。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里记载说——

七月在野，
八月在宇，
九月在户，
十月蟋蟀，
入我床下。

对蟋蟀的描写完全遵循着它的活动时序。宋朝词人周邦彦云：“暮雨生寒，鸣蛩劝织，深阁时间裁剪。”蛩即蟋蟀，古人听蟋蟀鸣叫，好像是劝人机织一般，因此蟋蟀又称促织。乡下的孩子解释蟋蟀鸣唱的歌词为“浆浆洗洗，预备寒衣”，这样的儿歌与“促织”的意思相距不远，只不过不是织布做新衣，而是浆洗旧衣裳，做好过冬御寒的准备罢了。加之秋天总会使人伤怀悲悯，使人愁肠百结，所以蟋蟀往往作为悲秋的载体，被文人墨客一咏三叹。

尽管蟋蟀的鸣叫会引来悲怨愁苦，但还是有人愿意去听它的“哀音似诉”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记载：“每至秋时，宫中妃妾辈，皆以小金笼捉蟋蟀闭于笼中，置之枕函畔，夜听其声。”这些深宫佳丽夜夜与蟋蟀为伴，是同病相怜，互诉悲怨，还是排遣寂寞，聊胜于无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。不过我们从中读出的，依旧是难以倾诉的辛酸，是难以释怀的悲凉，这些宫女与被她们关在小金笼中的蟋蟀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两样。

蟋蟀不仅仅是悲秋的载体，同时也是乡愁的化

身，它在每一个游子的窗前和床下歌唱，在每一个月亏月盈的夜晚歌唱，唱得多少人牵肠挂肚，唱得多少人潸然泪下。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：“在海外，夜间听到蟋蟀叫，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。”浓浓的思乡之情，也深深触动了作家流沙河的灵感，于是有了后来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——

就是那一只蟋蟀
在海峡那边唱歌
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
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
在每个中国人足迹所到之处
处处唱歌

我是不会徒生故园之叹的，这也许是因为我没有长时间离开家乡，缺乏那种离愁别恨的故土情结吧。但我生活的地方是个新兴的县城，这里与生我养我的乡村只有百里之隔，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回到母亲身边撒娇，或者蹲在村头，东家长西家短地闲聊。今夜，我与无数只蟋蟀相聚在乡村的一隅，先是轻轻地敲打墙根，尔后屋顶，尔后窗棂，远远近近，高高低低，那声音就像木兰家的织机，细细密密的节奏里，有一种亲切与柔婉，唧唧复唧唧；那声音又像摇着摇篮的母亲在那哼吟，清雅自然，充满磁性，唱得人心服口服帖帖的，似用熨斗熨过……

枕着蟋蟀的和鸣入眠，今夜，我一定会做一个甜美的梦；梦中，我也变成了一只鼓噪着翅膀的蟋蟀，在那荡气回肠地歌，在那自我陶醉地唱！

缓慢等待的智慧

□ 陆爱斌

缓慢是一个过程，等待是一种时机。俗语云：“等人心焦。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事。学生等待考试成绩，着急烦躁；暮色已晚等待亲人归来，左顾右盼；辛勤耕耘禾苗成长，等待一年的收成……总之，等待是一种煎熬、一种痛苦、一种心情。

万事万物的生长都有一个等待的过程。否则，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；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我们都熟悉“揠苗助长”的那个宋国人。宋国有个担心禾苗不长而将它拔高的人，他劳累了一天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，对家人说：“今天太累了，我帮助禾苗长高了。”他的儿子跑到田里一看，禾苗都已经枯萎了。这个宋国人实在是太急了，不懂得禾苗缓慢生长的自然规律，更不懂得等待所必需的忍耐。

缓慢是一种自然之美。凡是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，太阳一点一点从东方升起，一点一点向西方沉

落；月亮慢慢地从月牙长成满月，又慢慢地从满月减为月牙；花朵一点一点盛开，一瓣一瓣落下；稻穗历经开花、灌浆，慢慢成熟……这种缓慢的变化，舒适宜人，美妙无比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；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学会耐心地等待，当尘土落地，万物清明的时候，就能够明了很多。

等待是一种待时。善时动，是一种人生智慧。姜太公钓鱼，司马懿装病，都是等待的高手。姜太公因命守时，立钩钓渭水之鱼，不用香饵之食，离水面三尺，尚自言曰：“负命者上钩来！”他在待时。司马懿十年磨剑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挥剑有君子之气概。德国哲人金保罗说得好，人生就像一本书，愚昧的人，一页一页很快地就翻过去了，聪明的人会仔细地、慢慢地阅读，因为他们知道，这本书，只能读一遍。

等待是一种凝聚浩然之气的过程。没有人喜欢等待，但等待是一种常态，人生需要储备，需要忍辱负重，不能操之过急，迫不及待。老子说：“企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见者不明，自视者不彰，自伐者无功，自矜者不长。”等待是一种力量的积蓄，是沉淀，是厚积薄发。科学证实，竹子用了四年的时间，才长了3厘米，三年后开始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疯狂地生长；金蝉在暗无天日的地下，蛰伏三年，有的甚至十几年之久，才换来了一夏的鸣叫。可谓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。待时而动，顺势而为是天道。天不得时，日月无光；地不得时，草木不生；水不得时，风浪不平；人不得时，利运不通。

缓慢等待是人生的一种过程和历练。人生总是这样，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总要等到你不再指望的那一刻，才崭露头角，才姗姗来迟，似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所以，你别急，你要等。

书院弄抚今追昔

□ 袁瑾

得知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拆迁修缮改造，我最关心的是书院弄会不会保留。如今一期工程竣工开放，书院弄不仅保留，而且弄堂也延长了，深感欣慰。

2014年夏天的一个清晨，混堂弄、书院弄拆迁改造前，我走进了宁静的书院弄。不甚强烈的阳光照进弄堂，掩不住残败破旧的景象，有些宅院大门紧闭，只在弄堂深处尚有人居住，有妇人晾晒衣物，一条狗狗友好地打量着我这个稀有的来客。

弄堂中有一个槽钢角铁搭建的过街天桥，连接了弄堂南北的楼房，在老街老宅总可以看到居民们为了扩大一点居住面积，多一点方便，就创意无限地发挥，却掩盖了老宅原有的面目。一株凌霄花的藤蔓攀援而上，装点着老宅，红花绿叶被阳光照得透亮，给古老的书院弄带来些许生机。

常年失修的民居，斑驳的墙面，走在这样的弄堂里，好奇心驱使我想好好地探究一番，探究弄堂深处，探究老宅庭院，探究这书院弄的前世今生……虽然有一个优雅的名字“书院弄”，但历经岁月沧桑，书香，早已荡然无存。

追溯书院弄由来，且跟我穿越百年。历史上的当湖书院确实建于当湖镇，书院弄也因此而得名。雍正二年（1724）三月，诏陆稼书从祀孔庙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，赐谥“清献”，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。陆清献即为陆陇其（1630—1692），字稼书，平湖新埭人，学者称其为“当湖先生”，清代著名理学家。历官江南嘉定、直隶灵寿县及四川道监察御史等。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知县高国楹在已废之兵备司署（又名南司，旧福源寺基）建造陆清献祠与三鱼堂，北临“司后弄”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），知县阎公铨在陆清献公祠后，建当湖书院，供乡中子在此学习。《当湖书院碑记》（阎公铨）：“迨谒陆清献公祠，思公之学行纯正，洵足励风俗而正人心，书院之设允宜在是。”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知县王恒重修，添建楼房五间，移“当湖书院”匾额至大门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，监生张诚捐赠良田166亩（折价为白银千两）作为当湖书院的义田。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统计，当湖书院有学田319亩。书院义田，来源主要有官府的拨付、民间的捐输或书院的自筹。田地所得用于书院办学的各项支出，是书院经济收入主要的、稳定的来源。光绪初（1886前），“司后弄”称“书院弄”。民国四年（1915），县知事季新益委派徐善泷在当湖书院旧址创办当湖女子初等学校。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，改名为平湖县立第五小学。民国后，当湖书院一直为学校所用，直至日寇侵华时书院被付之一炬。

施工重地，闲人莫入！2015年7月，当我再次造访书院弄的时候，弄口已封闭起来了，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工程正在进行之中。

但心情迫切的我仍是轻轻推开了工地地掩的门，走进施工中的书院弄。居民已全部迁走，有些墙上留



书院弄的旧与新(本文作者拍摄)

着巨大醒目的红色的“拆”字，有些有保护价值的有待修缮，人去楼空，破败萧条，那过街楼还在，而似曾相识的那一株凌霄花依然无忧无虑，恣意绽放。

书院弄9号、书院弄11号，一间间走过去，十室九空，探头看去，森森然如同聊斋。唯有弄堂、庭院的那些草木，却更显蓬勃茂盛。

修缮中的老宅大都围着脚手架，有一处旧围墙上，很突兀地挂满了仙人掌。古建筑维修的师傅们，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，摇摇欲坠的老房子，保留所有能够保留的，依照房屋原貌，修旧如旧。

因为对维修工程充满兴趣，我多次去工地，与师傅们都熟悉了，每次去也都会聊聊天，对他们的手

艺赞叹不已。

2016年3月，终于有一幢老房子整修得有点模样了。只见后来改装的或增设的楼梯拆了，老宅的楼梯恢复到了原位和原样。感觉这样的维修比全部新造更麻烦，而竭尽所能保留原来的，缺的补上，坏的修好，师傅们真是神通广大。

2019年10月，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开放。改造后的街区由原混堂弄、书院弄、鲍家汇这一片组成，旧貌换新颜。

（2019年10月24日初稿，2021年10月10日修改）

桂花

□ 汪爱贤



正值金秋时节，我家小院门前的桂花又开了。这棵桂花树约三米高，树冠不算大，但四季枝繁叶茂。每年金秋，淡黄色的桂花，便密密匝匝，一撮一撮地长满了细枝末节，有时直到次年的三月，树上的桂花还在低调地吐着芬芳。

桂花作为我国传统的十大名花之一，象征着崇高、贞洁、友好和吉祥，深受大众的喜爱，也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笔下出现频率最高的名花之一。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，就把桂花的独特神韵写到了极致——

暗淡轻黄体性柔，
清疏迥逸只香留。
何须浅碧轻红色，
自是花中第一流。

而唐代诗人杨万里的这首咏桂花诗，则巧妙地引用了优美传说，将桂花的暗香浮动和十足的仙气描写得既充满生机又灵动雅致，让人充满了幻想——

不是人间种，
移从月中来。
广寒香一点，
吹得满山开。

曾读过郁达夫的《迟桂花》，作者眼里的桂花是这样的：“恬淡含蓄不张扬，慢条斯里地在空气里递着脉脉甜香。”由此可见，作者对桂花的赞誉和喜爱。

我喜欢在雨后观赏桂花。被雨水洗刷过的树叶，墨绿而无尘，清新而透亮。细小的桂花，沾满了雨珠，星星点点，似坠非坠。用食指轻轻蘸一下水珠，点到舌尖上，竟然有一丝清凉又淡淡的甜味。有人说，雨后的桂花尤其香，湿度越高，香气越浓，持续的时间越长。我想，这大概是雨后的空气被净化了，我们躁动的心灵被雨水滤除了杂质，才能够细细地体味那些曾被忽视的美好吧！无论晴雨，桂花的香味都是收敛而含蓄的，不夸张，不炫耀，但这种独特而低调的幽香是可以直抵人心的。

桂花不仅有观赏的价值，还有一定的食用价值。中医认为，桂花性温，入药有散寒破结、化痰生津之功效。古人也认为，桂为百药之长，用桂花酿造的酒能达到“饮之，寿千岁”的功效。故早在汉代，桂花酒就已被视为敬神祭祖的佳品。

有一次，我倚在小院门前等快递，看到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流连于桂花树下，捡拾散落在地上的桂花。我问她，这些捡起来的桂花有何用？小女孩说，她母亲是个嗜茶之人，洗净的桂花，可以拿来泡茶喝呢。说来也怪，每当桂花盛开的时节，只要我闻到桂花香，脑海中便会浮起这样的影像：有一位清雅的女子，穿着一袭长裙，在干净明亮的屋子里，品着桂花茶，安静而端庄……我想，每一个喜欢桂花的人，有桂花相伴的日子，内心想必是踏实而丰盈的。

如果可以让我幻化成一朵花，那就让我做一朵小小的桂花吧，做一朵清雅到极致的桂花，没有牡丹的富贵，玫瑰的妩媚，梅花的冷傲，只想开在时光的深处，安静地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独有芳香。

幸而还有栾树

□ 郭小郭

风萧萧，雨潇潇，黄叶层落，滴水冰凉，深秋的萧瑟随着一场雨的到来渐渐加深。隔窗望去，雨歇云散，雾蒙蒙的世界好似在打着瞌睡，无精打采得可爱。临近傍晚了，决定出门。

在公园专门修建的两千米健身跑道上快步走，女儿突然斜仰着头望着一棵高大好看的树，问我：“那棵树是什么树？”我不假思索，告诉她：“栾树啊，在史铁生的《我与地坛》中出现过，在女作家梅子的很多文章中也出现过。”

真是一棵好看的树呢！不似白杨树那般顶天立地的高大，也不似桃树那样伸手可及的矮小，她有两三层楼那么高，离远点可以赏雅致，凑近了可以赏娇艳。但，无论离得远还是站得近，都可以欣赏栾树在秋天特有的美，那美，真可以让人惊个翘楚。

很多人如我，最初不识栾树，名字不甚好记，仅仅惊异于她的华美，可一旦知道了名字，心中便莫名地多了些骄傲，好像认识着一个大人物。有栾树的秋天，美中多了别致，瞧去，栾树葱葱茏茏的华盖上，盖着一层红红的，又有点发黄的精致的“小灯笼”，特别特别像古老的纸糊的灯笼，有边有角有棱，立体着。那里面是她的果实，隐隐地可以看到，正在灯笼里美美地睡大觉。一棵树身上，有黄有绿有红，有半绿半黄，半黄半红，层层叠叠，浩浩，壮阔，你说美不美？

时令已是晚秋，万物凋零，气温下降，色彩渐淡，幸而还有栾树，把秋天多彩的层次尚能延长些许时日。

有风来，灯笼响，灯笼落，连大人也忍不住好奇，停下脚步，弯下身子，捡拾起一两个，笑意盈盈地看，转过来转过身，舍不得丢掉。小孩子就贪馋多了，捡了一个再捡一个，遇到更喜欢的，换掉手里的，总也停不下来。“灯笼！好看的灯笼！”“铃铛！红红的铃铛！”他们嘴里喊着，心里乐着，脸上都露出心满意足的笑。

我想，栾树该有一首好听的歌才对，属于她自己，像茉莉花有自己的歌，白杨树有自己的歌。栾树的歌在秋天的傍晚被一个穿红裙子的女孩唱起，整个公园的人，走着，坐着的，都会侧耳聆听。样子像什么？像初见栾树时那样，好奇又惊喜。

据说栾树代表着思念、向往与青春，那她在思念谁？向往什么？有怎样的青春？不用问，答案就在那层层叠叠的绿色、黄色和红色交织的深秋里！